

論俗書每合於古文

于省吾

羅振玉《遼東襍著丙編·車塵彙》有《古文間存於今隸說》一文，其序言中謂沈子培“詫爲乾嘉以來言小學者所未知”。前人之治《說文》者多嚴於正、俗之辨，而清儒尤甚。凡自漢以來篆、隸、楷書之不符於許書者，輒謂之別字俗構。蓋不辨正、俗，則於若干文字之解釋，勢必是非混淆，令人無所適從。許書中所列俗書凡十四名，由今觀之，未盡可據。例如：“灇、水濡而乾也，從水鷓聲”，又以灘爲灇之俗。按漢水之漢，早期古文字與《說文》並作漢，而戰國時期之古文則作灘（見鄂君啟節）。漢字從隹作灘，以漢爲聲符，乃漢之繁體字。以此例之，則灇字亦應從鳥漢聲，而許氏以爲從水鷓聲，此一誤也；許氏不知灘爲漢之晚期古文，此二誤也；古文字偏旁中從鳥從隹每無別，而許氏以從鳥之灇爲正體，以從隹之灘爲俗體，此三誤也。由此可知，不以古文字爲準，又何以知許書之釋灘一誤再誤而三誤乎？世之株守《說文》者，當爽然自失矣。自漢以來之篆、隸、真楷，每有背於許書而合於商周古文者，不應一概視作俗體。李斯作小篆以“同書文字”，然民間之於古文，往往積習未改，故時有殘遺。羅文於古文間存於今隸共得五十四字，多有遺漏。今於羅文之外又得六十四字，爰分條加以闡述，不徒破拘泥許書者之成見，抑亦爲研討古文字者之一助。惟所徵引，仍未暇備，補苴疏罅，有矣於綴學方聞之士。

《說文》𠄎“從日仄聲”，徐鉉謂“今俗別作吳，非是”。按契文作𠄎，滕侯吳戈作𠄎⁰，古鈔文作𠄎¹，漢樊毅復民租碑作吳，猶存古文。

《說文》榘“從木黏聲”，徐鉉謂“今俗作杉，非是”。按杉字古陶文作𣎵，漢印有杉安、杉得，是杉非俗書矣。

《說文》楚“從林疋聲”。按契文、金文、陶文楚字均從林從足作楚，無從疋者。漢代篆隸亦多從足，顧藹吉謂碑譌從足，非是。魏龍門高楚造象題名亦作楚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覩“從見𠄎聲”，王筠《說文句讀》謂“俗作覩”，《類篇》見部亦謂“覩俗從爾”。按覩𠄎覩字從爾，是覩爲後起之譌字，覩爲初名，非俗構也。

《說文》覩“從辰、從見”，段注謂“俗有尋覓字，此篆之譌體”。按《六書故》載唐本《說文》“覓、尋也”。班殷覓作𠄎，從爪從見，是覓非俗體矣。

《說文》夤“從夕寅聲”。按金文作夤，漢穀阡碑作夤，猶存古文。李文仲《字鑑》謂俗上從肉，失之。

《說文》袞“從衣台聲”。按𠄎壺作袞，漢袞秋印作袞，魏受禪表作袞，與金文合。

《說文》會“從亼、從曾省”。按蔡子匡作會，漢印、漢碑亦多作會，漢日有意竟同。又《說文》曾“從八、從日、田聲。”按金文作曾，漢碑、漢金文同。其字中從田，不從田。

《說文》帥“從巾自聲”。按金文作帥，從自與自形迥別。漢孔彪碑、景君銘作帥，與金文合。

《說文》是“從日正”。按晚期金文變體作是，較早者均作是。漢柴是鼎作是，與金文常體合。

《說文》龠“從品侖”。按金文作龠，又金文龠字從龠。漢金文龠、龠習見，均從二口，不從品，與金文合。

《說文》十“一爲東西，丨爲南北”。按契文十本作丨，晚期金文作十，橫畫短而豎畫長，漢金文同。

《說文》賣“從貝商省聲”。段注謂俗作賣。按金文賣、賣互作，則賣非俗作矣。

《說文》昂“從日在甲上”。按昂字散殷作♀，漢尹宙碑作早，說者以爲隸省，不知其合於古文也。

《說文》“森、亡也，從亡森聲。”段注謂“此有無字之正體，而俗作無，無乃森之隸變，森之訓豐也，與無義正相反”。按金文有無之無均作𣎵，未見從亡者。漢隸有從亡者，漢印皆不從亡，段氏強分正俗，失之。

《說文》𣎵“從農凶聲”。按散氏盤農作𣎵，從田不從凶，許誤以會意爲形聲，漢印多作𣎵，猶存古文。

《說文》𣎵“從虬對爭貝”。按𣎵母鬲𣎵字從𣎵，一正一倒，唐李英公碑作𣎵，《龍龕手鑑》虎部𣎵之或體作𣎵，並與金文合。

《說文》𣎵“從日，象氣出形”，段注謂“俗作𣎵”。按克鐘作𣎵，漢樊敏碑作𣎵，其從勿乃𣎵形之變，猶爲近古，作𣎵則與金文相背矣。

《說文》𣎵字段注：“按古有𣎵無𣎵，從戈之𣎵漢碑或從𣎵，俗乃從𣎵作𣎵，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支部中。《玉篇》曰，𣎵俗𣎵字，《五經文字》戈部曰，𣎵作𣎵、𣎵，《廣韻》有𣎵無𣎵。”按金文𣎵、𣎵互見同用，漢碑作𣎵，從𣎵乃𣎵形之變。古文偏旁從𣎵從𣎵每互作，是作𣎵猶爲近古，𣎵則決非俗書矣。

《說文》：“飤、糧也，從人食。”段注：“按以食食人物，其字本作食，俗作飤，或作飼，經典無飤。”按金文飤食之食，食、飤互作，而作飤者尤爲習見，則飤非俗作矣。

《說文》督“從目叔聲”。按契文作督，從𣎵；漢印、漢碑督字均作督，從日，不從目，雖省數點，猶不背於初文。


《說文》膏“從肉高聲”。按契文膏字有省口作膏者，漢曹全碑作膏，魏崔敬邕墓誌銘膏作膏，與契文合。

《說文》敘“從支余聲”。按契文作敘，從又從余。漢碑作叙者習見，今楷亦或作叙，與古文合。《五經文字》謂作叙、譌，失之。





《說文》遲“從辵犀聲”，籀文從犀。按金文均作遲，漢費鳳碑作遲，猶不背於金文。



《說文》“疆、界也”，或體作疆。又“疆、弓有力也，從弓疆聲”。按許岐疆疆爲二字，非也。早期古文字無疆字，均作疆，惟周季孳乳從土。漢衡方碑“□□無疆”，張遷碑“干

祿無疆”，並不從土。說者以爲隸省，或以爲借疆爲疆，不知其本合於古文也。

《說文》寡“從宀、從頒”。按早期金文寡字均作宀，從宀從頁；晚期金文杖氏壺作，亦不從頒。漢時寡印、魏鄭義碑並作宀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教“從攴、從孝”。按鄭侯設教作教，齊唐邕寫經碑作教，與古文合。




《說文》：“工、規巨也，從工，象手持之形。孺、巨或從木矢、矢者其中正也。”按金文作或、，象人持矩形，從大從夫一也，小篆譌爲從矢。漢北海相景君碑作，從夫，與古文合。



《說文》爾“從門、從巛，其孔巛巛，尢聲”。按商器文考日癸卣作，漢卓爾堪印作，與古文合。



《說文》畺“從口畺”。按《佩觿》云：“畺吝之畺爲圖，其順非有如此者。”《廣韻》十一模，圖“俗作畺”。送殿：“王來伐商邑，延令康侯畺于衛，者畺土透衆畺，作斥考障彝。”按延令康侯畺于衛者，謂延令康侯圖謀于衛也；者畺土透衆畺者，謂者畺土與于圖謀也。是二畺字均作圖字用。漢韓勅後碑“改畫聖象，如古畺口”，以畺爲圖。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八謂“詔定古文官書圖畺二形，同達胡反”。至古籍及漢以後石刻圖作畺者習見，不繁備舉。





《說文》恆“從心從舟，在二之間”。按晉鼎恆字從心從互，互中從月，不從舟。契文及金文互字習見，亦均從月。漢印恆字每從月，與古文合。







《說文》新附哦“從口我聲”，鈕樹玉謂哦即說之別體。按金文替殷之替字即哦。金文無說字，則哦非別體也。


《說文》新附礪“從石厲聲”，鄭珍謂“俗乃加石”。按子中匱礪作。容庚謂萬作，金文常有之，是也。其從石作后者，《集韻》入聲二十二昔，石“古作后”；《汗簡》石部，石作后；《說文》磬古文作，磬從石作后。要之，從石之礪非俗書也。






《說文》鬲“象腹交文、三足”。按金文作鬲者習見，漢鬲左尉印、鬲右尉印均作。自漢以來，鬲及從鬲之字作鬲者，不繁備舉。《字鑑》謂鬲俗作，不知其合於古文也。





《說文》：“鼓、擊鼓也，從攴從壺。”又：“𦔑、郭也，……從壺從山又。”按許意以鼓爲擊鼓，以𦔑爲鐘鼓。契文鼓字從攴或從攴，金文鼓字從攴或從、，均象以手持桴形，本無區別。李富孫《說文辨字正俗》謂鼓“今俗多與𦔑字相亂”，不知二字本無正俗之分也。

《說文》冢“從高省，丨象高形”。按契文作，金文作、，漢章京鈞作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對“從之從土從寸”。按封之初文本作，契文作，金文作。西周晚期之召白虎殿從。許從之、土乃形之譌。漢無極山碑封作，從，猶不背於古文。

《說文》印“從反印，俗作抑”。按印、印、仰、抑古同名，契文作印、，金文作印，反正無別。漢校官碑、西狹頌抑並從印不反，雖不符於許書，而不背於古文也。

《說文》齒“象口齒之形，止聲”，古文作。按契文作、，金文作，均象口之露齒形。加止爲聲符，乃後起字。漢宋齒印齒作，不從止，說者以爲印文省便，不知其合於古文也。

《說文》歸“從止、從婦省，自聲”，籀文作。按契文及早期金文歸均作，漢楊旌歸書印作。又按晚期金文齊侯壺歸作，《正字通》謂遙同歸，俗書符於古文矣。

《說文》亞作亞。按契文多作𠄎，金文傳卣作𠄎，魏劉玉墓誌銘作𠄎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覆“從宀侵聲”，籀文作𠄎。按契文金文均作𠄎，惟𠄎爵作𠄎，漢朱龜碑作𠄎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宜“從宀之下、一之上，多省聲”。又俎“從半肉在且上”。按宜、俎古同名，許誤岐為二字。宜訓安乃俎之引伸義。契文作𠄎，金文作𠄎、𠄎，漢印及封泥宜作𠄎者屢見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巫“象人兩褒舞形，與工同意”。按契文、金文、詛楚文巫均作𠄎，漢印巫信平、巫馬禹並作𠄎，與古文合。許所錄非初形，故說義亦不可據也。

《說文》改“從攴己聲”（古亥切）。又改“從攴己聲，讀若已”。按契文、詛楚文更改之改均從已，金文有改設、改盥，新嘉量“改正建丑”之改從已，漢印有史改，《隸韻》上聲十五海引石經《論語》改字從已。《說文》以改為更改字，而更改之改反讀若已，並不足據。李文仲《字鑑》謂改“俗作改”。失之。

《說文》高“從門口，與倉舍同意”。按契文、金文、鈔文、陶文作高、高、高等形，漢代篆隸多作高，今楷亦每作高，與古文合。《九經字樣》以為隸省，《字鑑》謂俗作高，並失之。

《說文》亏“從亏從一，一者其氣平之也”。按契文、金文、鈔文作于者習見，石鼓文作𠄎，古文無作亏者。漢代篆隸作𠄎，亦無作亏者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𠄎“從一，微陰從中表出也”。按契文、金文、晚周石璣及城子崖龍山文化之黑陶文，七字均作十，縱橫畫長短相等。晚周秦公設七作十，橫畫較長，漢金文、漢碑亦有作十者，餘多與秦公設同。要之，七作十變十，與九十之十作十或十者迥別。

《說文》習“從羽白聲”。按契文、鈔文習均作習，從羽從日，許書誤以會意為形聲。漢印及漢碑習作習，亦從日不從白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畱“從田𠄎聲”。按畱鐘留字從卯，古化文屯留之留亦從卯，漢代篆隸留字均從卯，今楷猶然。《九經字樣》謂留為隸省，失之。又按《說文》柳“從木𠄎聲”。金文、石鼓文柳字從卯，漢代篆隸亦均從卯，非從《說文》酉之古文𠄎也。凡《說文》從𠄎聲之字，均應作卯。

《說文》：“倝，送也，從人焱聲。”王筠《說文句讀》謂：“倝是小篆之專字，媵又隸字也。”高翔麟《說文字通》謂倝“今俗作媵”。按區君壺有媵字，是媵非俗字矣。

《說文》勺“象形，中有實，與包同意”，段注謂“中一、象有所盛也”。按禦父己鼎勺字從勺，一作𠄎，一作𠄎，虛匡與填實同。古鈔狗字從勺作𠄎。是古文勺字均從點。漢隸勺及從勺之字從點不從一，與古文合。《字鑑》謂勺字中從一，俗從點，失之。

《說文》異“從升、從畀”。按金文作異，獵碣銘同。漢印多作異，漢楊著碑作異，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益“從水皿”。按金文作益、益、益。漢徐益印作益，婁壽碑益從益作益，唐元結墓表益從益作益，並與古文合。

《說文》：“鬻，饑也，從粥米聲。”徐鉉謂“今俗鬻作粥”，段注亦謂“鬻作粥者俗字也”。按古鈔文有鄭粥、司馬粥，漢印有粥餒。王純碑“閱其粥糜凍餒之患”，是粥非俗構矣。

古鈔文量字多作𠄎，從日章聲。按漢光和斛及曹全碑亦均作𠄎，說者以爲漢代之變體，不知其昉於周季也。

《說文》萬字段注謂“唐人十千作万”。按古鈔文萬作万者習見，漢金文、漢碑每以万爲萬。万字昉於周季，至今猶沿用之。章炳麟《小學答問》謂“方當爲十千之本字”，過矣。《淮南子·墜形》“河出積石”，高注：“方三千里”。吳承仕《淮南舊注校理》謂“萬俗書或作万，故譌爲方”。按謂方爲万之譌是也（《水經注》汝水下，謂萬城之萬“或作方字”，方亦万字之譌），但謂万爲俗書，誤矣。

《說文》：“贊、見也，從貝從𠄎。”戴侗曰：“凡貨幣之屬，非一人可舉者，必有贊引之，則凡相助者皆曰贊。”徐灝《說文段注箋》：“贊無見義，當以扶爲聲，作𠄎者扶之譌，與贊聲亦不協。”按戴、徐說是也。古鈔有胡贊、弓贊。漢代篆隸贊及從贊之字習見，均從扶不從𠄎，扶、贊古韻並隸元部。《五經文字》以贊爲隸變，誤矣。

《說文》無絀字，《詩·羔羊》“素絲五紞”，雷浚《說文外編》謂“五紞當作五佗，作紞則俗本也”。按古鈔文紞字數見，則紞非俗字矣。

《說文》𠄎“從棘”、“從臼”，按古鈔文曹及從曹之𠄎字習見，作𠄎、𠄎，均從單體之東。漢碑曹閒作𠄎，上從東省，武梁碑遭字從曹作𠄎，漢印曹誼作𠄎。說者以爲漢字省體，不知其合於鈔文也。

《說文》豹“從豸勺聲”。按古鈔文作𠄎，從犬不從豸。篆文偏旁從犬從豸每互作，如金文貉字鈔文作豸，金文獾字《說文》作豸，是其例。唐李子如墓誌豹作豸，與鈔文合。

《說文》戚“從氏未聲”。按戚字詛楚文作𠄎，漢戚歐印作𠄎，楊統碑作戚。戚本象形字，左象斧之文飾，決非從未。小篆演爲形聲字，猶不如漢代印文碑文之爲近古也。

《說文新附》：“坊、邑里之名，從土方聲。”徐鉉曰，“古通用墜”，鈕樹玉謂“坊即防之別體”，鄭珍謂“漢人去自移土成坊字”。按《禮記》有《坊記》，古陶文坊字作𠄎，則坊非別構。

《說文新附》：“貽、贈遺也，從貝台聲。”鄭珍謂：“經傳中多詒、貽互見，作貽皆漢後所改。”按古陶文貽字作𠄎，右從重厶，乃古文之複構，不得謂作貽爲漢後所改。